

雪落山头
草木知

■ 陆锋

那场雪落下来的时候是早上。我在书房读书,被扑簌簌的细微声响打扰,推开窗——山的轮廓模模糊糊,只能用自己的想象去填充,成了留白。

今冬苦寒,据说是近年来最寒冷的一季。此时,才深觉在家煮茶、读书实在是成了一件赏心乐事。书房温暖而明亮,煎水、煮茶、饮茶,好不快哉!只是心下一动,蓦然想起了日本歌人藤原家隆的一首和歌:“莫等春风来,莫等春花开。雪间有春草,拂君山里找。”这首和歌很受茶道宗匠千休居士赞赏,认为最能传达茶人冬日饮茶时的愉悦心情——轻啜一口茶汤,感觉春天就在舌尖,那是春天最为真切的滋味。

我想去山间找一找,找找看寒冬白雪覆盖下深藏着的炽热生命。

气候冷肃。山道上已经有了薄薄的积雪,有些地方结了薄冰,一不留神踩上去就有一种悦耳的脆响。此时,山林里大部分植物的枝叶都已凋谢殆尽,只是山洼里仍有大片松树林还在默默坚守着,一片倔强的厚重的绿意。

大概是没有了树木的遮掩,山就裸露在了我的面前,像一个孤独的孩子,瑟瑟地站在雪地里。上山的小径一如既往的蜿蜒,雪地里有几行淡淡的痕迹,许是野鸡野兔已早我一步到访。

山间的小溪不再汨汨,大大小小的石块上残雪堆积。溪水冲刷出几条细若丝线的水路,时断时续地流淌,像是有气无力地挣扎,抑或是随遇而安的闲淡。此刻,已是正午,阳光晴朗。亮丽的阳光漫过来,我便真切地呼吸到了山林间清冷的气息。

再往上行,雪便积得厚一些了。一些竹子依然苍翠,却没有了冲天而去的凌厉气势,柔柔无力地弓着腰,像是侠客到了暮年,无端就想起了陆游的诗句“壮心未与年俱老,死去犹能作鬼雄。”壮心仍在,只是岁月这把无处安放的刀,不曾放过万物。

阳光渐渐隐匿,抬眼看去,远山似乎是蜷曲在积雪里,苍苍莽莽,大约是在酝酿一场冬雪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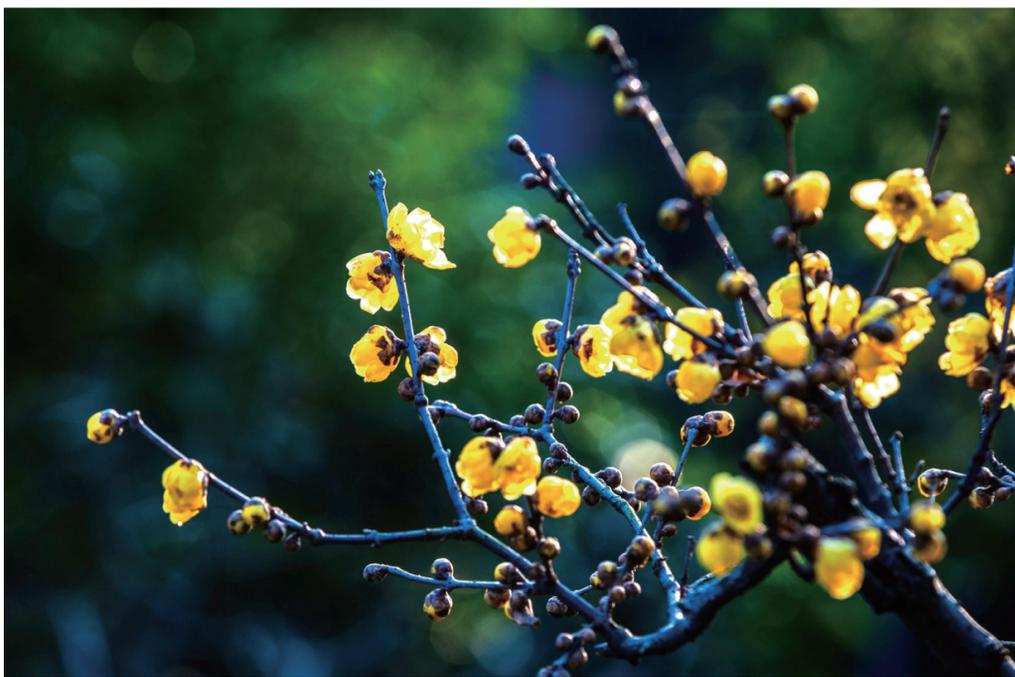
我转身下山,不意外,又与那大片松树林相逢。虽然上一刻才见过,但在这白色苍茫中,再遇这一片浓墨重彩的绿,竟有几分他乡遇故知的感慨——那是春天的序章吧!

一路上,山林静谧、安详,只有雪扑簌簌落下的声音与我的脚步声交织,倒显得我有些匆匆了。在山脚站定,回望,雪上已经没有了我行过的痕迹。山,已被白茫茫罩住,只余那几处苍绿。

雪落山头,草木知。

赏心只有两三枝

汤青摄



腊月寒香

■ 朱秀坤

岁暮天寒,草木凋零。我家的一盆百合花竟开了,争先恐后地开了七朵。用妻子的话讲,这花是有灵性的,要不怎会在小女寒假回家的日子里开?花期应在秋季,花苞孕育了这么久,可不就为了等待小主人么?

也对。

时序已是腊月,看小女在家中走来走去,清脆的嗓门一会儿唤爹,一会儿喊妈,花开得室内都舍了淡雅的清香,让人心里平添一分闲适与温馨。

晚饭后散步,清风中竟又闻到了一缕若有若无的桂花香,疑惑间停下步子,灯光下细一瞧还真是桂花。折了根小枝回家,才知原是月桂,绿叶下如攒了些小黄米——月桂可不就是常年开花的么?

这一想,才发现腊月里的草木也不一味是枯黄的,树上还有欢噪的寒雀,还有明艳的果子,院里也晾有诱人的腊味。虽在北风中、冬阳下,哪怕裹在霜雪里,仍然是生动的、诱人的、芬芳的——该叫作寒香吧。

最动人的寒香应是蜡梅花。每日里经过的那处小园,就植有几株蜡梅,花是早开了,朵朵低垂着开得谦虚。开得最旺时却是在酷冷的腊月,越冷越香,香远益清。有时,我就让蜡梅的芬芳粘住

了脚步,呆了。想着要是下了雪,洁净的雪裹了明黄的蜡梅花,映着湛蓝的天空,若能采撷两三枝插瓶,当了案头清供也好啊,用那种细口长颈的胆瓶或者朴拙沉实的黑陶罐。记得汪曾祺先生家的旧园里就有四株磬口蜡梅,临近春节也就是腊月底了,粗如汤碗的蜡梅树上,繁花满枝,又清香又壮观——拗折下来正好插瓶。能有这样一个园子,种几株蜡梅树,便是无事,在一树蜡梅花下站一站,静静心,让人羡慕。

耐寒的还有枇杷。枇杷花开在冬天里,也有淡淡的香,却含了点苦涩,如小小的中药铺。

倒数院里的山茶花是真正的明艳,朱红、粉红、银红、猩红的都有,叶也青翠,花也精神。这花似乎越冷越得劲儿,下了雪更好,开上十来日花瓣就落,枝头又有更多的花朵绽放开来,一直能开到二三月,很是热闹,怕也是人们喜爱它的缘故了。

腊月里,岳父总会给我送两盆蟹爪兰,他每年都要培育几盆,

送亲友的,可以开满整个正月。

这个时节有更多的花朵还在萌动之中,如结香,也有了松软悬挂的小花蕾,某一个初春的早晨它就会呼啦一下盛开。更让人一见倾心的是墙下的天竺果,红彤彤的,冬雨后更见水润,摘一束,带上羽状叶才好,似也有一股寒香。更有趣的是人家院里,四季常青的树上,还溜溜儿挂了十来只香橼,个个都比拳头大,阳光下呈现出诱人的明黄,清新又雅致,一天一地的大雪,还那么悠悠然挂着,一片怡人的寒香。

冬天的乌桕子也好看,密如繁星一般缀在枝头最好。远远一瞧,活脱脱就是一树白梅花。其实乌桕子比梅花更冷静沉默,只是不带香味。平时人们行色匆匆,没几人有心情关注它们,但你若在朗月下看,衬着墨蓝的夜空,相信会仰头看上一会儿的。那种带一点哑光的白,一颗颗一粒粒如珍珠一般镶在一株树上,真像是一大束满天星。

腊月里,光洁干枯的草木中

栖息的鸟也可以看成一树花。冬天的鸟很聪明,并不如春夏时的独处,小麻雀成群结队地歌在水杉树上。一只白鹭占据一根枝丫,一棵树上就是几十只。灰椋鸟呼啦一下飞走,就像一大把豆子撒向天空,转眼间便落入茫茫漠漠的灰黄芦花荡,不见了踪影,鸟鸣却燃烧着冬日的寒冷和寂寞。直到暮光升起,一群群鸟雀从落日浑圆的剪影里穿过,汇入对面的竹林,用鸟鸣照亮林间的黄昏。

此时,归来的主人忙着收回晾晒一天的衣被,轻轻一拍全是腊月的清香,太阳的暖香。

腊月渐近尾声,夜间的厨房仍有人在忙,忙着蒸年糕、蒸包子、蒸糯米饭、酿甜酒,清凛的夜色里家家灶间一片热腾腾的蒸汽和絮絮的说话声。走在深巷里,窗户间漏出的橘黄灯光还有甜糯的米香面香以及主人的随意聊天,让人心里暖暖的,全是家的味道,温馨的滋味。

腊月里,内心也会盼,盼一个叫作年的小兽的到来。哪怕已人过中年,丝丝白发无情地爬上两鬓——我盼的其实是过年的那种温馨与团圆,车来人往赶着回家的那种心情,还有人人脸上洋溢的喜悦。就要过年了,谁不是开开心心的呢?

灯火可亲

■ 杜明芬

在寒冬的时候看夜色,是件很温暖的事情。

摇摇晃晃的灯火星星点点,高低不一的楼房忽隐忽现,我一个人走在街上,听枯叶簌簌而落。也看见一棵老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也听见食物的香气直直地扑入鼻腔,也给许久未见的朋友发了问候的消息,也看着城

市的灯火一闪一闪,颜色鲜亮。不过是寻常的夜色,但在冬日的夜晚却平添了几分温暖。而我爱极了这样有灯有烟火的冬日时光。

多数人觉得冬是寒凉与冷酷的,但我却对冬有些许迷恋。迷恋一场白雪,迷恋一截枯,迷恋一树梅花,迷恋一壶红茶。关于冬日是如何的动人?借用汪曾祺的一句话来形容,是再恰当不过的了。他写道:“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。”是啊,寒冬的时候总会格外想念家的温柔。家人围炉,或是闲聊或是静坐,都是很好的事情。炉火微微,灯火明亮,花生和瓜子

的壳散落一地,所见所感都万分亲切。

此时的我一个人在外地。虽不能享受到这样确切的柔情时光,但在宁静的夜里看见城市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,孤寂便完全散去。何必不安,何必落寞不已,这世上总有一个地方总有一盏灯是为我留着的,它在等待我们从心而归。

“等”这个字很有意思,寸土之上有竹林冒出。一个人的方寸之地里有一个人的细水清欢。绿竹猗猗,造虹落雨,总有一幅诗情画意属于自己。寻常生活里本就是聚少离多,思念有

时更加深刻。

我喜欢用“一簇”这个量词来形容灯火。夜色迷蒙间,一簇灯火如星辰闪耀,点亮人间。“一簇”这个词比“一盏”少了单薄,多了柔和。一簇一簇的花朵次第开放,一簇一簇的灯火如白日般明亮。这个茂盛的词语很适合形容城市里温柔小意的灯火。冬夜寂寂,虽没有很多行人,但明亮的灯就是久伴的友人。与之相伴,心里有诸多滋味。灯火里虽蕴藏着浓浓的乡愁,但回忆的余温也能暖热冰冷的夜色。

近几年,越来越爱写有关寻常烟

火的文章,写见过的一只鸟雀、喜欢的一朵春花、去过的一座古城、关于季节的一段遐想。越是深写越是觉得有滋味,这滋味不是从别处听来的,而是自己亲身感受的。蘸墨提笔,书写尘世间有如浮光掠影的种种,光是听着就觉得万般有趣。偏爱囿于灯火的文字,总觉得那些文字里流露出来的不经意的温柔最是惹人心动。或许许多人会觉得,文字囿于灯火会少了肆意和洒脱,但正是因为它的拘谨和细腻才会令人更加深刻。

一簇灯火暖夜色,一颗归心入故乡,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意义啊。

“疫情后遗症”

■ 夏学军

时至今日,疫情期间的一些“特殊习惯”,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,被老妈戏称为“疫情后遗症”。

宅家那些日子,真要感谢老妈,是她两天一次去超市采购食品给我们“续命”,回家后衣服要消毒,食品

袋要消毒,最重要的手必须认真清洗3分钟。而且,她时时刻刻看着我和老爸,摸一下东西,洗手!恨不得一天洗八百回手。

疫情逐渐平稳,全家三口烙下了洗手的“毛病”,平时一管护手霜用两个月,现在一个月要用两管。老妈还告诫我们,出门在外必须带着免洗洗手液,碰过别人摸过的东西和地方,赶紧洗一下手。我笑着说:“咱家是不是患上了洗手强迫症?”老妈一脸严肃地说:“即使没有疫情也应该好好洗手,咱家以前太不注意卫生了,从今以后洗手的节奏就这样子了!”

以前,家里的一瓶消毒液两年都用不了,现在可不一样了。马桶天天消毒,餐具天天消毒,家具一星期两次消毒,冰箱清理得可勤快了,也要从里到外消毒。看老妈一天天胶手套不离手,挥舞着抹布,我故意气她:“您看我像不像大病病毒?给我也灭了吧!”老妈看着我拿着的手机,眼睛一亮说:“手机都玩几天?消毒了吗?”

老妈喜欢漂亮的餐具,三口之家各式各样的餐具有好多套。那天,她又网购了3个分隔盘,说从此以后实行分餐制。可把我笑死了:“那咱家不成食堂啦!”老妈又一脸严肃:“食

堂咋了,以前,我就觉得吃食堂卫生,一人一份,吃多少买多少,又干净卫生又不浪费,你,不是有微博吗,写写文章呼吁一下分餐制,好东西好习惯要保留,不好的就一定要改正,这次疫情就是契机,肯定会改变我们一下习惯。”我是真服了,老妈不愧是人民教师,说起话来头头是道,句句是理。

老妈很有意思,不是餐餐都用分隔盘,她说了:“分隔盘卫生,但是让家人之间有种距离感,所以,我决定早餐用分隔盘,中午咱都在单位吃,晚餐恢复以前的方式,但是有一点不

同,必须用公筷公勺。”为老妈的“机智”点赞,中国人传统的饮食习惯虽然不好的地方,但是你能不能否定它其乐融融的氛围,忙碌了一天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晚餐,是很多人期盼的亲情时光,公筷公勺很好地解决了它的弱点,又不失温馨,真是一举两得。

经过这次疫情,老爸也颇有感悟:“不要等到失去才知道珍惜,比如自由。”我衷心地感觉到我们都变了,如果这些行为习惯是疫情“后遗症”的话,不要“治疗”,就这样永远“病”着吧。